

● 尚一鸥 著

村上春树

小说艺术研究

日本当代作家村上春树，
1979年登上文坛，
以《挪威的森林》的问世为标志，
村上春树完成了一场小说艺术的『个人革命』。
村上小说对日本社会现存精神危机的艺术揭示，
显示出战后日本的某种革命性的文学变革与走向，
引发了久盛不衰的『村上现象』。

主编：尚 侠

东北师范大学日本研究丛书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I 313.014
201310

阅 览

本书承蒙日本国际交流基金资助出版

本书系教育部青年基金项目结项成果

村上春树小说艺术研究

尚一鸥 著

第一章 《且听风吟》的文本价值 972

第二章 “牧羊”主题 992

第三章 《挪威的森林》 981

第四章 村上春树“下书致未” 981

第五章 小说天 136

第六章 《发条鸟》 162

第七章 《海边乱葬岗》 166

第八章 文学中的“村上春树” 214

第九章 村上春树的“文学” 214

终章 《1Q84》 214

附录一 村上春树作品年表 214

附录二 日本村上春树研究 214

后记 214



商务印书馆

1897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3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村上春树小说艺术研究/尚一鸥著.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3

(东北师范大学日本研究丛书)

ISBN 978-7-100-07633-3

I. ①村… II. ①尚… III. ①村上春树—小说—文学研究 IV. ①I313.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13557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村上春树小说艺术研究

尚一鸥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07633-3

2013年7月第1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13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1

定价: 32.00元

目录 Contents

绪 论 “村上现象”的学术思考	001
-----------------------	-----

第一章 《且听风吟》的文本价值	022
-----------------------	-----

第二章 “寻羊”与“冒险”的个中三昧	052
--------------------------	-----

第三章 《挪威的森林》的经典意义	081
------------------------	-----

第四章 村上春树的中国观	114
--------------------	-----

第五章 小说天地中的电影空间	136
----------------------	-----

第六章 《发条鸟年代记》的历史诉求	162
-------------------------	-----

第七章 《海边的卡夫卡》的意象世界	186
-------------------------	-----

第八章 文学史意义的地震灾难讲述	215
------------------------	-----

第九章 美国情结与村上小说实绩	235
-----------------------	-----

终 章 《1Q84》(I、II、III)的里程碑价值	259
----------------------------------	-----

附录一 村上春树创作年谱	301
--------------------	-----

附录二 日本村上研究著作系年	337
----------------------	-----

后 记	347
-----------	-----

绪论 “村上现象”的学术思考

第一节 日本的村上春树研究

村上春树最初出现在日本当代文坛是1979年的事情。这年6月，他以处女作长篇小说《且听风吟》荣膺当年的“群像新人文学奖”。在奖项众多的日本文坛，这个成就被视为最高文学奖项“芥川奖”的敲门砖。此前并不被人知晓的村上，横空出世、一鸣惊人，因此也迅速地引起了文坛与读者的注目。

最先关注村上春树出现的是文学评论家川本三郎。几乎是在村上获奖的同时，川本即在《两种青春小说——村上春树和立松和平》的视角下，将这位文坛新秀定位为青春小说家，认为他的《且听风吟》是流行的青春小说思潮的新鲜血液；理由是作品主角是商品目录少年和符号少年；在看似轻松、虚无的表象背后，实则隐藏着深深的绝望。作为文学批评界最先发出的关于村上的声音，应该说川本的见解包括他的敏锐，为日本的村上研究留下了一个不错的开头。

5年以后的1984年伊始，第一个单行本《村上春树研究读本》问世。北宋社的高桥丁未子作为作家系列研究丛书的专业编辑，在书中搜集了仲田贵志的《我中之“我”与我中之“鼠”》等27篇文学评论。“这是一本以‘鼠’三部曲为中心的集子，探讨了70年代

的青春背景下村上文学中的光和影。”^①青春小说家村上春树的调子，在研究界被持续吟唱着。

1985年10月横滨市立大学的铃村和成即推出了第一部村上春树研究的学术专著《还未开始·已经开始——村上春树和〈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认为“这是一部要求评论的作品”，因为“村上春树的被动的、非连续性的语言空间是面向‘他者’、通过‘他者’的语言来展开的”^②。铃村和他的这本书的出现，不仅标志着学术界对村上春树研究的介入；书中以小说创作方法论为中心的探索，也使得村上春树的研究实现了一种递进式的前行。

当时作家那里的情形，是继《且听风吟》之后、已然完成了《1973年的弹子球》、《寻羊冒险记》这三部可以称之为奠基之作的长篇小说，而《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正是村上在创作方法进行新的尝试的产物。从作品的问世到研究专著的出版，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

一般说来，学术思考不但出现在创作实践之后，而且在时间上也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20世纪80年代结束之前，村上陆续完成了长篇小说《挪威的森林》、《舞！舞！舞！》和《开往中国的小船》、《萤、烧仓房及其它短篇》、《再袭面包屋》等几个短篇小说集，已出落为当代文坛的领军人物。包括黑古一夫的《村上春树——失去的世界》和松泽正博的《春树、芭娜娜、源一郎——三位感受时代信息的标识性作家》在内的总计8本著作，就学术视角和研究深度而言，与村上的实绩之间尚处在失衡状态。

① [日]高橋丁未子：『鼠の心——村上春樹の研究読本・編輯・後書』，北宋社1984年版。一并需要说及的是，除特殊标明之外，本文的一应引文均为执笔者所译。

② [日]鈴村和成：『未だ・既に——村上春樹と「ハードボイルドワンダーランド」』，洋泉社1985年版，第249頁。

然而,这种情形在步入90年代以后却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从今井清人的《村上春树的关闭感觉》和黑古一夫的《村上春树和同时代的文学》开始,陆续出现了一批有一定深度和影响力的学术著作;至90年代末的10年间成果总量近40部,是80年代的四五倍之多。不但显示出对村上春树小说创作的全力关注,而且与作家的影响相呼应,实现了创作活动与学术研究的同步。

进入21世纪以来的10年间,村上春树于2006年获“弗朗茨·卡夫卡奖”,直逼“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宝座;报刊等媒体反复传递着一个信息:村上春树的文学已经超越了大江健三郎和三岛由纪夫,得到了世界范围内的认可。“村上春树跃居世界级畅销作家之列,这件事作为当今日本屈指可数的美谈之一,在社会中流通和消费。”^①与此同时,村上的学术研究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态势,成果汨汨而出、势不可当;专著总数继20世纪80年代的三四十部之后,又有近百种之多。而且一批知名学者的介入,也提升了这一时期研究成果的学术品位。

考察1979年以来30年间的日本村上春树研究,至少可以归纳和总结出下述4个值得特别提及的问题:

第一,学术界与批评界的投入巨大,成果丰硕。据笔者的纸本收藏与电子信息统计,此间日本已总计出版了学术著作或单行本139部。^②仅从日本国会图书馆资料库的《杂志纪事索引》中便可以检索

① [日]小森阳一著、秦刚译:《村上春树论——精读〈海边的卡夫卡〉》中文版序言,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② 另据日本筑波大学的中国留学生王海蓝2006年统计:“到目前为止,在日本出版的有关村上春树的研究书籍,评论书籍约有70册,在杂志和报纸上发表的论文,随笔数不胜数。”([日]黑古一夫:『村上春樹——“喪失”の物語から“転換”の物語へ・中国における村上春樹の受容』,勉誠出版2007年版,第264页)

到村上春树研究的学术论文 878 篇，而实际的文章数量还要远远超过这一数字。^①这不仅是对笔耕不辍的村上春树的公平回报，而且在现代以降的作家作品研究史上也是空前的。同时，这次战后日本文坛上的规模最大的文学批评战役对于活跃、丰富和框定当代日本文学的走向，无疑也是具有多重意义的。

第二，出版物的范式众多，格调较高。如果说 20 世纪 80 年代的出版机构北宋社和洋泉社尚嫌名声平平的话，那么 90 年代始文艺春秋社、河出书房、新潮社、小学馆和若草书房等资深机构的参与，同垄断村上作品出版的讲谈社、专事村上译作出版的中央公论社，已完全可以等量齐观；从而使得村上的学术研究著作同村上作品的出版受到了同样的礼遇。不仅如此，在诸多杂志为村上研究设置增刊、特集的基础之上，^②由木股知史主编的《村上春树·日本文学研究·46》、栗坪良树、拓殖光彦、今井清人编集的 7 卷本《讲解村上春树》和加藤典洋主编的《群像日本作家——村上春树·26》，作为这一范式中的特别存在，也标示着村上研究的文学史意义上的登堂入室。

第三，批评队伍的覆盖面广，大家云集。以评论家、大学教授为主体的研究群体中，尚融入了作家、自由撰稿人、音乐家、心理学家和编辑等宽泛含义上的文化人。内中著名文学批评家、社会活动家小森阳一，以一本《村上春树论——精读〈海边的卡夫卡〉》，进一步显示了西方叙事理论领域的深厚功底，学术见解也堪称是独

① 此系截至 2010 年末的统计数字，其中尚未包括题目中未出现“村上春树”字样的论文，例如宫崎祐子：「“言葉”から読む『ノルウェイの森』」，《福岡大学日本文学》2001 年第 11 期，第 63—81 页。

② 例如 1991 年 4 月『文学界』推出了临时增刊『村上春樹ブック——村上春樹この十年（1979—1988）』。

创性的。早稻田大学教授加藤典洋一个人写了5本关于村上的书，于村上研究用力甚勤，在一定意义上也借此扩大了自己的社会影响。东京大学的教授藤井省三的《村上春树心底的中国》，是村上研究进入专题领域的代表之作，显示出韵味独具的厚重学养。此外，前田爱、柄谷行人、黑古一夫和川村凑等学者的纷纷介入，无疑也意味着对这一当代文坛现象的高度认可。

第四，作为商业化和信息化时代的作家，日本的村上研究全过程中，有一种通常不会予以学术价值界定的存在伴随其间，这便是读者大众与作家本人的网络互动。美国哈佛大学的教授杰·鲁宾便在他的村上研究专著《倾听村上春树——村上春树的艺术世界》中，注意到1996年到1999年由《朝日新闻》主管的村上春树官方网站——“村上春树朝日堂”；还有2002年9月至12月新潮社为《海边的卡夫卡》的发行而建立的网页，以及《少年卡夫卡》中作家为读者诠释的1220个问题的文本记录。截至目前，这部分成果有否理由成为村上学术研究的一种有机存在，显然尚待规范和定论。然而无论如何，这是一种全新的文化现实，而且也已然进入了关于村上文学创作的学术思考和判断范畴。

日本的村上研究持续30年、出书139本、论文千余篇。在这样的空前的投入中，除了少数可有可无、或者滥竽充数的“读后感”之外，批评界普遍感兴趣的领域，深入探讨和集中思考的相关问题，以及这些努力对于世界解读村上的启示和教益等种种，不仅是学术梳理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且也将成为中国村上研究的必要参照。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日本学术界通过村上研究赢得后现代小说批评的话语权的努力，应该引起中国的学术界、包括创作界的足够注意。

首先，一种普遍的认识是村上出现在“内向的一代”文学和三

岛由纪夫自杀之后，认为村上春树的小说创作作为 20 世纪 60 年代学生运动的“伤痕文学”，涂满了都市的虚无与茫然，叫青春小说也好，失却追求的文学也罢，归根结底与传统的风格与写法相悖。在纯文学悄然死灭、泡沫经济崩溃的背景下，大众性和流行性因素的浮升，只能是村上小说的唯一宿命。^①这样的后现代语境下的认识框架，在村上小说具备了世界性影响之后开始重构。这主要表现在避开纯文学与大众文学的划分模式，竭力在后现代主义的理论体系中，寻找和确立村上文学的品位和价值。^②与此同时，既然难于回归到惯性的文学批评逻辑之中，于是评论界对村上小说创作中不同文化元素的混合远比过去多样化的现实，则表现出很大程度上的理解与宽容。这样，在一定意义上形成了读者反应与批评倾向的趋同化。这是一种文学认同，也是一种文化认同。无论如何村上的名满天下并不仅仅是这位作家个人的事情，它毕竟同样是日本的国家财富和荣光。

其次，对于压倒性地赢得受众和市场的村上小说技巧，批评界的关注几乎也是全方位的。解读过程中关于语言、故事、符号和象征手法等几个方面的探究最多，认为现代意义上的独创与新鲜感支撑了村上小说的个性。主要观点是村上小说的语言畅晓明白、深入浅出、寓情挟意、不拘一格，特别适合现代小说的时空要求。^③“促成我的第一部小说这种风格的主要原因，是我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写

① [日]栗坪良樹、柘植光彦、今井清人編：『村上春樹スタディーズ』（1），若草書房 1999 年版，第 254 頁。

② 参见[美]ジェイ・ルービン著、畔柳和代訳：『ハルキ・ムラカミと言葉の音楽』，新潮社 2006 年版。

③ 参见[日]小森陽一：「村上春樹——『風の歌を聴け』」，栗坪良樹、柘植光彦、今井清人編：『村上春樹スタディーズ』（1），第 38—51 頁。

那种从容严密的文章。”^①还在《且听风吟》获“群像新人文学奖”时，丸谷才一便预见道：“这种以日本式抒情写成的美国味小说，不久可能成为这个作家的独创。”^②故事的讲述消解了传统叙事的旧套，“我”的话语中渗入了大量人性化的处理；平行多元的小说结构里，若隐若现的欧美先锋音乐元素、特别是美国爵士乐节奏，平添了“村上物语”的文学诱惑力与可读性。作品中还随处可见战后蜂起的现代符号技巧，人物姓名被“208”、“209”的数字所取代；井、羊、阿美寮和独角兽，外加无法计数的洋酒、意大利面、三明治和汉堡包，无不是作家的某种生活认识、人生理解的象征与隐喻；借此也拉开了同其他日本作家的文本模式的距离。这样，作为一位充满语言的创造精神的作家，村上才有可能完成了一场“个人的革命”，码出了与众不同的小说文字，成为空空如也的日本当代文坛的一道精神大餐，赢得了相当宽泛的读者群的青睐。

再次，关于村上文学营养的来源和构成，也便这样伴随着惊诧和兴致，顺理成章地进入了人们的思考之中。追本溯源，尽管家教中不乏日本古典文学的指向，还是无法改变村上对司汤达、托尔斯泰，尤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神往。而且夏目漱石、森鸥外和芥川龙之介这些对近代日本人的思想形成起过重要作用的文学大师，之于村上则仿佛是从未有过的存在。“在我的整个成长期，从未有过被一位日本作家深深打动过的经历。”^③除了唯美派的谷崎润一郎和福克纳式的小说家中上健次，即便是接触过其他日本作家的作品也是村上成名以后的事情，而且显然不是村上小说神髓的构成。因此，

① 参见〔日〕村上春树：『やがて哀しき外国語』，講談社1994年版。

② 〔日〕丸谷才一：「新しいアメリカ小説の影響」，『群像』（6）1979年6月，第118頁。

③ 〔日〕村上春树：『若い読者のための短編小説案内』，文艺春秋1998年版，第10頁。

对那些想让村上与日本作家，即如夏目漱石，站在一起的学者而言，作品比较研究几乎是唯一的出路。^①

“村上是在美国占领期间出生，并伴随着日益繁荣却仍继续向往美国的富强和文化的日本一同成长起来的。”^②在对美国当代小说顶礼膜拜的意义上，现今的日本文坛上殆无出其右者。不仅如此，美国小说的译介一直是村上的一种重要的文学资源，以译养文遂成为这位作家的特别格式，30 年来的发掘和汲取从未停止过。2010 年 12 月，还在早川书房出版了雷蒙德·钱德勒的《小姐妹》。

“无论如何村上翻译了雷蒙德·卡弗的所有的作品，这个作家对他的影响是不容置疑的。另一方面，村上在哪些方面拒绝了卡弗我也饶有兴趣。很想从现在开始研究这个问题，不只是靠读他的作品来分析他的文学性格。”^③人们还注意到除了卡弗以外，村上翻译的美国当代流行小说家还可以开列出菲茨杰拉德、蒂姆·奥布莱恩、雷蒙德·钱德勒、约翰·欧文和杜鲁门·卡波特等；勤勉的程度堪与职业的翻译家比肩。“较之中上健次的小说，村上春树的小说更接近美国小说的翻译文体。”^④显而易见，村上的文学实践在本质上与这些美国作家保持着同一步调，或潜移默化或公然模仿，在近代以来学习西方的日本作家中最为执着，致力于文学的国际化相对彻底，这也正是他成为日本的世界级作家的动因之一。

① 这一方面的代表著作作为『村上春樹、夏目漱石と出会う』，若草書房 2007 年 4 月出版，著者半田淳子。

② [美]ジェイ・ルービン著、畔柳和代訳：『ハルキ・ムラカミと言葉の音楽』，第 23 頁。

③ 参见[日]栗坪良樹、柘植光彦、今井清人主編：『村上春樹スタディーズ』(3)，若草書房 1999 年版。

④ [日]畑田佳樹：「アメリカ文学と村上春樹」，栗坪良樹・柘植光彦・今井清人主編：『村上春樹スタディーズ』(1)。

即便是按照传统的文学理念和规则，小说也是最忌直说的文学样式。受到美国现代小说持续影响的村上文学同样是扑朔迷离，而且被精心地掩饰在后现代主义的文学的诸多技巧之中。尽管如此，村上小说的女性描写和战争意识，仍然牢牢地吸引了批评界的眼光。

谈到村上小说的女性形象，人们必须面对的是这样一种文坛现实：自1987年《挪威的森林》问世以后，村上春树就由一位“作家”演变成了一种“现象”。据日本媒体报道，20岁上下的知识女性是这部作品的主要读者；而且这个庞大的女性读者群体中，还包括了为数不少的五六十岁的人。^①

仅仅是永恒的爱情题材，显然并不足以导致这样一种阅读现象的出现；于是，批评界触及到了女性自我主体意识的失落与复苏的主题，认为村上的爱情题材创作，是20世纪中后期日本女权主义和同期美国思想解放运动影响的产物。《挪威的森林》中以村上夫人阳子为原型的女主人公绿子形象，凝聚了经历过六七十年代学生运动历练的一代知识女性的人生内涵。不仅如此，内中的现代女性意识也是作家精神变迁和情感方式的真实再现。这一文学形象迎合了日本现代女性的价值观，获得了女性读者普遍的好感；而且站在了批判根深蒂固的男权主义的文坛前沿、令同时代的其他作家只能望其项背。^②

村上至今尚无直面二战题材的创作实践，从《且听风吟》到《寻羊冒险记》，以及第一个短篇小说集《开往中国的小船》，包括

① [日]上野千鹤子、小倉千加子、富岡多惠子：『男流文学論』，筑摩書房1992年版，第272頁。

② 参见[日]三枝和子：『「ノルウェイの森」と「たけくらべ」』，[日]栗坪良樹、柘植光彦、今井清人主編：『村上春樹スタディーズ』(3)，第145—158頁。

《托尼瀑谷》、《发条鸟年代记》和《海边的卡夫卡》在内的战争描写无不是迂回的、间接的。但是这些作品中都出现了经历过侵华战争的日本人形象，是对两个民族间难以释怀的历史记忆的一种村上语境。战争认识既是村上这样的、战后出生的日本作家无可规避的话题；同时也是日本的批评界苦于面对的一个弱项。

村上小说的战争认识，整体上是为日本文化弱点所局限的产物，偏执、暧昧而又充满矛盾。村上不但不属于那种与汉文化有某种传承关系的日本现代作家，甚至连汉语都不懂。他对中国的了解是间接的、片面的和有限的，而且主要来自战后生活在日本的中国人。“中国对我而言不是想写而刻意去想象，‘中国’是我人生中重要的‘记号’。”^①日本批评界对村上小说中的中国人形象与战争意识话语不多；大都采取绕道而行的方式，避开了关于村上春树的中国观的探索。然而，文学毕竟是一种超越国境的存在，村上作为作家既然无法规避中国，其笔下的形象语境中，便势必隐含着关于中日两国的民族问题与历史认识的真实所想。中国的、包括世界的读者，应该有能力读懂这位作家的品位与层面。躲是躲不过去的，原因概在于离开这一症结去谈论村上小说的艺术和人文境界，无异于对人类理性精神的嘲弄。

与此同时，日本也有学者指出，除了在人生感悟的意义上与鲁迅关于希望的思考相通以外，村上的小说《且听风吟》的文字风格和文本模式，也显然受到了鲁迅散文诗的影响。这部处女作用语讲究，句式简约，分行频仍，多有单句即一段落之处；且语境中夹有

① 洪金珠：《村上春树的灵魂里住着中国印记》，《中国时报》1998年8月5日，第11版。

鲜明的抒情特征。结构上并不追求匀称，很有点像《野草·希望》的子文体。^①

“从某种意义上讲，1979年登上文坛始初的10年，对村上而言是最幸福的10年。作家和读者可以呼吸同样的空气，在同一地平线上生存。可是在第二个10年里，村上已被誉为日本的‘国民作家’，作品走向世界的脚步大大超越了他江健三郎和三岛由纪夫，而成为‘世界上名声最大的日本作家’。为这样的名声所累，村上开始远离媒体与读者，并一直保持着这种立场。”^②然而，批评活动无论如何只能面对作品说话，甚至根本不会理睬作家的作品以外的所为。对村上这样的作家而言，肯定和褒奖也并非评说的唯一调式。批评与攻讦作为一种结实的存在，从未被淹没和消失过。从这个意义上讲，高处不胜寒的村上，实际一直是在褒贬毁誉中持续着自己的创作历程。

无视和否定村上的原因，首先是对他的反传统和叛逆形象的反感。这不仅仅表现在对村上作品的后现代因素的争议与蔑视，而且认为这样的流行小说如果成为标识和主宰，是日本当代文坛的不正常与悲哀。在本质上持这样立场的人当中，包括大江健三郎为代表的纯文学作家圈以及批评界的“知性代表者”莲实重彦为首的正统派批评势力；甚至还包括西方日本文学研究的一些有影响的学者。“大江对村上的看法看来一直未变，也因此他后来批评村上的作品未能‘超越对于年轻人生活风尚的影响。无法在更宽广的意义上以对日本现状与未来的表现引起知识分子读者的兴趣’。”^③莲实重彦

① [日]藤井省三：『村上春樹のなかの中国』，朝日新聞社2007年版，第14—19頁。

② [日]栗坪良樹、柘植光彦、今井清人主編：『村上春樹スタディーズ』(3)，第301頁。

③ “A Novelist’s Lament”，*The New York Times*，1986年11月23日。

更甚于辱骂的批评文字中，竟有“村上春树的小说无异于‘结婚欺詐’。甚至直接道出‘千万不要读村上的小说’”的深恶痛绝。^①唐纳德·凯恩的“如果你走进日本的一家书店，除非是一家特大型的书店，你会很难找到一本真正的严肃的文学作品。如今的作家都是为了迎合年轻读者的时髦要求而写作”^②，批判的锋芒显然也是直指村上春树们。

在这样的目光和声音里，村上一方面保持着与日本社会、日本文坛的“距离感”；一方面实际上不可能完全持续旧有的我行我素。他先是在美国观察日本，并用3年的时间完成了3卷本的长篇小说《发条鸟年代记》，通过历史与现实关系的解读，来说明自己的价值并不止于一个大众流行作家。当时的村上，还利用讲学的机会，谈到了五六十年代的日本“第三代新人”、作家吉行淳之介、小岛信夫、安冈章太郎、庄野润三和丸谷才一等人的短篇小说，重新解释自己与日本传统文学的并非对立的立场。1996年村上全年总计采访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受害者62位，平均每五天一位。次年开始相继推出以社会现实危机为题材的长篇纪实文学《地下》和续集《约定的场所》。毋庸讳言，村上的这些努力和改变，除了受制于创作的规律之外，也不能排除应对今非昔比的生存现实的思考。

2002年9月，村上的又一部长篇小说《海边的卡夫卡》问世。在读书界引起巨大反响的同时，也引发了批评界的重炮反击。小森阳一在《村上春树论——精读〈海边的卡夫卡〉》一书中，开辟出作

① [日]内田樹：『村上春樹にご用心』，株式会社アルテスパブリッシング 2007年版，第9頁。

② “Japan Asks Why a Prophet Bothers”，*The New York Times*，1994年11月6日。

品与希腊神话、《一千零一夜》和甲村图书馆的书籍迷宫、中田战争记忆的丧失以及作品与战后的日本社会四大战场，全面否定了这部作品。小森还认为河合隼雄和加藤典洋对村上的肯定，是流行文学现象中某种政治力量的介入；借此透视出了村上研究中学术立场迥异的知识分子的对立。

一位真正意义上的作家，总是会以自己的作品持续着与社会之间的对话。自2004年完成《天黑以后》以来，村上春树已然有5年没有长篇作品问世。2009年5月，这位作家把自己的新作《1Q84》(I、II)奉献给文坛与读者。一年以后，又推出这部长篇的续集《1Q84》(III)。这样，截止到2010年4月22日，《1Q84》第一卷销量已达125.8万册，第二卷为101.7万册，三卷总计为267.3万册。依然空前热销。

青豆与天吾是小说的男女主人公，《1Q84》讲述的就是他们的命运史。主人公所承载的是一种充斥着独创性的思想寄寓，所企及的是一种游刃有余的艺术境地。日本在成为世界超级经济大国的同时，一种新的社会伦理在以“自我”中心的旗帜下逐渐形成，并实际上成为社会的精神主潮。村上春树将其视为现代日本人的一种“精神禁锢”。有意识地参与到与社会文化文本的对话与循环之中，解读现代日本人的精神危机的内涵，这也便是这位作家和《1Q84》所带来的、全新的文化诗学。

日本当代文坛的领军人物村上的创作在持续中、也将在变化中前行，直到自己的终点。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村上春树研究也不可能是静态的，它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委实不是今天可以揣测出来的。人们寄希望于村上春树、同时也寄希望于村上春树研究，能够不断地为日本、为整个人类提供更为丰富的精神食粮。